

庙会民俗中的西安鼓乐的考察及功能分析

■丁静 文茹

西安鼓乐是流行于西安地区的大型民间器乐乐种，它的产生、发展都与当地的民俗有着密切的“文化血缘”关系。西安鼓乐社是典型的音乐会社，一般不参加有报酬的演出，其活动主要是在庙会、祈雨、朝山进香等民间风俗活动中为本社区、本村或周边村舍提供音乐乐事服务，其中庙会民俗是西安鼓乐参与最主要的民俗活动。

根据口述史与县志记载，旧时西安及周边地区庙宇林立，香火旺盛，庙会活动非常繁盛，一年中可以接连不断，如农历二月周至集贤镇的皇会，农历三月十六日兴善寺密宗准提菩萨圣诞法会，农历四月初八城隍庙会，农历六月初一长安南五台庙会，六月十九西安市的菩萨庙会等。在这些庙会民俗中都少不了西安鼓乐的身影。庙会活动通常是由寺庙向各乐社发帖邀请，乐社收到帖子之后便开始精心准备，到起会之日，各个乐社一路吹奏乐前往寺庙朝拜。庙会期间，西安街头有不少仪仗齐全、阵容壮观的鼓乐乐队来往穿梭于各个寺庙之间，^①西安鼓乐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伴随着庙会民俗活动而得到繁衍生息。可见，西安鼓乐的存在和长期传承主要是借助于庙会习俗予以实现的。那么，今天的西安鼓乐是否还是基于寺庙在发展？或者说，作为庙会民俗中的一种重要的民间艺术事项，西安鼓乐是否还发挥着某种功能？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选取近年来参与庙会活动较多、影响较大的西安市大吉昌鼓乐社和周至南集贤东、西村鼓乐社作为个案考察对象，对其在庙会民俗中的演奏活动做较为细致、全面的考察。

个案调查：西安鼓乐在庙会中的发生

(一) 田野调查一：西安市西五台菩萨庙会

西五台位于西安市莲湖路西段南侧。每年农历六月十七至十九日，西五台及西安市其他大小庙宇都要举行菩萨庙会，届时，市内的鼓乐社自发组织到各个寺庙、宫观演奏。2007年7月，笔者亲历了大吉昌鼓乐社参加西五台菩萨庙会活动的整个过程。活动过程如下：

1.起会，安神。农历六月十七是西五台菩萨庙会的起会之日，乐社的主要工作就是布置庙堂，将神灵请进自己的庙堂供奉。

庙堂是在书院门大吉昌鼓乐社的小院内临时搭建的。庙堂左侧的院墙上挂着大吉昌鼓乐社的社旗，庙堂内供奉着菩萨像，像前摆满了供品，佛像左边是记录有捐资修庙人员名单的万民伞，佛像右侧的墙上贴着写有“书院门街大吉昌巷鼓乐器社——黄泉路”的黄纸，上面记录着已故艺人的名字。

下午5时40分，在鞭炮和鼓乐声中，安神仪式开始。乐队先在庙堂外演奏《绣裙曲》，接着边奏乐边进入庙堂面对佛像和“黄泉路”进行演奏。演奏结束后，乐社社长上前鞠躬、进香，这个过程就是安神，意味着将菩萨请进自己的庙里供奉。

2.出社祭神。出社祭神就是乐队离开自己的乐社，前往各个寺庙祭拜。每逢西五台庙会西安市内大街小巷的庙宇都要摆供品、进香烛、奉佛像以供人们祭拜。过去，乐社要走完所有的庙宇需要整整三天的时间，如今由于乐社社员大都有职业，为了节省时间，社员们都是骑自行车前往各个寺庙。

乐队到达庙宇之后，首先是焚香、点烛、摆放供品，然后将写有“大吉昌鼓乐社”的长方形帖子压放至供桌前，称为“压帖”，意思是向神灵报到，接着便开始奏乐。乐曲演奏完之后鞠躬退出，随即前往下一个寺庙。乐社在各个庙宇祭拜的程序基本一致。

西五台是这次菩萨庙会的主会场，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进寺庙上香磕头、求神祈福，路边和庙门前挤满了各种小摊小贩，热闹非凡。社员们在社长的带领下依次由东向西分别登上五个台的庙宇里演奏。由于是在庙宇里演奏，且观众多是前来祭拜的香客，所以在西五台的演奏往往会选择一些篇幅较短曲子，演奏曲目一般是由社长根据当时的情况临时指定。

出社活动从农历六月十七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行程路线及演奏曲目如下表：

时 间	地 点	演奏曲目
农历六月十七	三学街	《歌沙》
	印布花园街	《紫金冠》
	乐居场	《游月宫》
	蔡家巷	《荷花柳》
	东门里珍珠庵	《金郁香》
	东羊市	《庆丰年》
	端履门朝贺巷	《奉金杯》
农历六月十八	北关联志村	《紫金冠》
	西五台	《步步娇》
	城隍庙	《游月宫》
	西关王家巷	《奉金杯》
	西关流水石	《歌沙》
	南四府街古红庙	《庆丰年》
	保吉巷	《紫金冠》

3.送神。送神仪式是鼓乐社参加这次菩萨庙会的最后一项活动。农历六月十九，乐队回到大吉昌鼓乐社之后，边吹奏乐曲《荷花柳》边走出庙堂，这就意味着神已经被送走。至此，大吉昌鼓乐社参加本次菩萨庙会活动结束。

(二)田野调查二：周至县集贤镇皇会

集贤皇会是西北地区远近闻名的庙会活动。皇会之名是皇帝为了祭奠英雄而赐。清嘉庆三年二月，白莲教攻打长安，路经集贤，与当地村民发生摩擦并展开搏斗，集贤村民死亡4700多人。皇帝为表彰忠烈，降旨为死难者修建陵园，建祠堂，立石碑，同时钦定二月立会悼念。^②“皇会”由此得名。

皇会从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起，到二十八日止。通常，民众在起会的头一天晚上开始搭建祭祀台，并由秦腔戏班在对面的戏台表演秦腔《祭灵》，演出时间约持续一个小时。

农历二十五日是正会，镇上要组织隆重的祭祀仪式。祭祀活动的第一项内容是游蜡。上午8时左右，由专门的祭祀人员手拿一支点燃的白色蜡烛，带领鼓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等演出队伍从西村出发，围着集贤堡子转一圈，最后到达祠堂前。东、西村鼓乐社一路演奏行乐《红沙》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9时左右，举行祭奠仪式。集贤镇的民众们聚集在祭祀台前，先由集贤镇各村领导在祭台前上香祭拜，接着是对集贤民众抵抗白莲教义军那场战役的历史回顾，目的是让全镇的人记住这段历史，最后宣读祭文。

9点30分左右，祭奠先烈的各种文艺演出开始。鼓乐表演是其中的重头戏，东村、西村鼓乐社在祭祀台前的空地上演奏坐乐，演奏中，除了耍曲部分要选择《圣寿乐》、《柳生芽》

和《刮地风》三首具有祭祀性质的乐曲之外，其它曲目不固定。鼓乐演出之后便是秧歌、腰鼓、锣鼓队的演出。演出活动持续到下午2点左右结束，祭祀活动也就告一段落。

剩下的几天主要是乡民们的贸易活动。皇会期间，集贤镇商贾云集，经商者、悼念者、逛会者人如潮涌、络绎不绝，祠门前香烟缭绕、经久不息。

从2007年起，周至县集贤镇为了宣传集贤鼓乐，皇会期间鼓乐不再参加祭祀活动，而是改为举办“中国集贤·西安鼓乐文化艺术节”，并邀请东仓、城隍庙、何家营、大吉昌几家鼓乐社齐聚集贤，同台演出。

西安鼓乐在庙会民俗中的功能分析

长期以来，庙会民俗成为了西安鼓乐生存、发展的文化语境，使鼓乐不仅仅是一种可供群众欣赏与娱乐的音乐形式，而且成为庙会民俗活动的具体内容。西安鼓乐在与庙会民俗的长期结合中深深地打上了民俗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民俗功能，即事神、娱人的功能，这正是西安鼓乐能够依托于庙会民俗而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通过考察发现，近年来西安鼓乐在庙会民俗活动中所发挥的民俗功能表现出越来越弱化的趋势。

1.庙会民俗中鼓乐表演的宗教功能削弱

西安鼓乐与庙会民俗结合的本质在于通过音乐的媒介作用达到人与神的沟通，西安鼓乐在庙会民俗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其宗教仪式功能。长期以来，西安鼓乐在庙会民俗活动中负载着人们的信仰和理想，成为民俗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形式和内容。然而近年来，西安鼓乐的这种宗教功能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仪式表演程序的趋于简化。庙会的形成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祭祀仪式是庙会民俗的核心组成部分。伴随于仪式程序中的西安鼓乐，既要起到沟通神灵的媒介作用，同时亦作为“仪式环节中其连续性和整体性的重要构成因素”^③起到结构仪式的作用，因此，鼓乐在庙会仪式中有其固定的表演程序。西安鼓乐在其所参与的众多庙会活动中常常担负着请神、迎神、祭神、送神等仪式的重任，这些仪式程序是庙会仪式活动的核心环节，缺一不可。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西安鼓乐在庙会仪式中的表演程序越来越简单化。

出社祭神是整个庙会活动最重要的仪式环节之一。乐队离开自己的乐社之后，一路演奏行乐，前往寺庙祭拜。行乐演奏队伍的排列非常讲究，最前面的是开山锣，彩旗和龙凤旗紧随其后，万民伞和高照斗子走在中间，最后是香篮和社旗。乐社抵达庙堂后，首先是开赞（指在庙会上为神演唱的赞词，称之为歌章或念词），通常是由执“佛令”者高唱四句“赞词”，随后一人领唱，众人相和，唱赞结束后，才开始演奏坐乐。如今步行改为骑车，路上自然也就不能再奏乐，仪仗队伍通常只有令旗和社旗，开赞仪式更加少见，大部分乐社省去这一环节直接演奏器乐曲。仪式表演程序的简化意味着西安鼓乐在庙会

活动中的宗教意义逐渐弱化。

其次,仪式用乐的随意性。鼓乐界有句俗语叫“见什么佛,奏什么曲”,即西安鼓乐在庙会中不论演唱还是演奏都要和祭祀的内容相一致。从采风的情况来看,如今西安鼓乐在庙会中演奏、演唱的内容已经非常随意,即便是在安神、送神这样的核心仪式环节中的用乐也不那么严格,并且许多曲目可以重复使用。正如大吉昌乐社社长苗东泰所言:“什么曲子都可以用来敬神,没有特殊的规定。如今庙会上演奏的曲目大都是些好听的、熟练的。”由此可以看出,鼓乐演出的宗教祭祀功能在它漫长的艺术进化中已经逐渐退化。

再者,表演时空的不确定性。西安鼓乐在庙会祭祀各项仪式环节的表演都有较为严格的时空限制。但随着祠堂、庙宇等祭祀空间被拆除,祭祀仪式程序的简单化,鼓乐的表演在时间和空间上也表现出不确定性。如在周至县集贤皇会中,祭祀英烈的主要仪式应该在农历二月二十六日正会这天举行,如今,“群众生活条件改善了,对文艺娱乐和物质的需求也增加了,镇政府将会期由原来的三天改为五天,正会祭祀的时间也随之改为二十四日。”^④而随着皇会中“西安鼓乐”文化艺术节的举行,鼓乐表演的场所也由祭台挪至村里最热闹的“十路街”的临时舞台上表演。鼓乐表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改变,也说明了西安鼓乐在皇会中祭祀意义的淡化。

2.庙会中西安鼓乐表演娱人功能的削弱

在庙会民俗中音乐的作用不仅是取悦神灵,同时在娛神过程中人们的身心感官也获得极大的满足。西安鼓乐在庙会民俗活动中是最受当地民众喜欢、最具娱乐功能的文化事项之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忙忙碌碌,难得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庙会期间,观看精彩的鼓乐表演活动成为了人们休闲狂欢的最好方式,甚至人们经年累月欣赏着接近相同的演出仍乐此不疲。据南集贤西村鼓乐社老艺人黄金印讲:“过去,每逢皇会,集贤镇及周边各村镇的男女老少都早早赶到祭台前等着看鼓乐表演。鼓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宝贝,大家都喜欢听,也有好多人喜欢学。”艺人鲁晓莉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喜欢鼓乐,每次起会的时候,整个集贤人山人海,看鼓乐表演的人最多,我们这些娃们总是挤在大人堆里看。”可见,当地人逛庙会听鼓乐这种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民俗心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稳定地传承着。笔者认为,这也正是西安鼓乐得以存活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今天,西安鼓乐在庙会民俗中的娛人功能也表现出逐渐削弱的趋势。笔者在跟随大吉昌鼓乐社参加菩萨庙会活动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史料中描述的观众如潮、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的热闹景象已不复现,取而代之的是零零散散的看热闹的群众。在问及围观的群众是否喜欢听鼓乐时,遗憾的是,所采访的几位群众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鼓乐在集贤皇会中的表演也同样不尽如人意,2009年,在第三届“周至集贤·西安鼓乐文化艺术节”上,主办者特地从西安请来了著名

的电台主持人担任主持,并且邀请了魔术、舞狮民间文艺同台演出,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观看鼓乐演出的人还是越来越少。西村乐社田孝梨社长惋惜地说:“今年专门请了人策划,但是没策划好。”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策划好的原因吗?

当然,造成鼓乐娛人功能削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庙会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民俗活动,其间的文艺表演丰富多彩,除了鼓乐之外还有戏曲、秧歌,甚至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曾经深受群众喜欢的西安鼓乐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口味,就连在集贤镇这样的鼓乐之乡,喜欢看鼓乐的人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鼓乐自身的退化也是导致这一后果的重要因素。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鼓乐遭到重创,中断了演出活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恢复演出,但已是物是人非,很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去世,许多精湛的技艺、优秀的曲目也随之失传。鼓乐没有了绝活,当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结语

从对庙会民俗中的西安鼓乐的个案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安鼓乐与庙会民俗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表里。西安鼓乐之所以能够依附于庙会民俗得以长久传承至今的条件是其所具备的事神、娛人的民俗功能。今天,这种格局似乎都在打破,在鼓乐所依附的民俗载体日趋萎缩的同时,西安鼓乐自身在庙会民俗中所具有的祈禳、娱乐的文化功能也因失去了原有的语境而退化甚至消失。庙会民俗与西安鼓乐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逐渐开始瓦解,结果必然是鼓乐失去原有的生存依托而逐渐走向衰亡。西安鼓乐当前的困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呼吁保护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笔者认为,作为与民俗伴生的西安鼓乐,它的传承过程始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得到生存与承认而进行的必要的调整,这也正是民俗通过鼓乐得以延续、鼓乐依托民俗并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新的环境,西安鼓乐要想继续发展,必须理清当下鼓乐与民俗的关系,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民俗中的民俗功能,同时也需要寻求新的出路。

^①陕西省文化艺术志编辑委员会编《陕西省文化艺术志》,陕西省文化厅内部资料,1999年版,第589页。

^②姚育林等编撰《西安古镇·集贤镇汇编》,周至县集贤镇政府提供材料,2006年版,第5页。

^③仪式音乐研究学者曹本冶的观点,转引自薛艺兵《神圣的娱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④被访谈人:田中禾,男;访谈时间:2010年1月12日,地点:南集贤西村鼓乐社。

丁静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文茹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